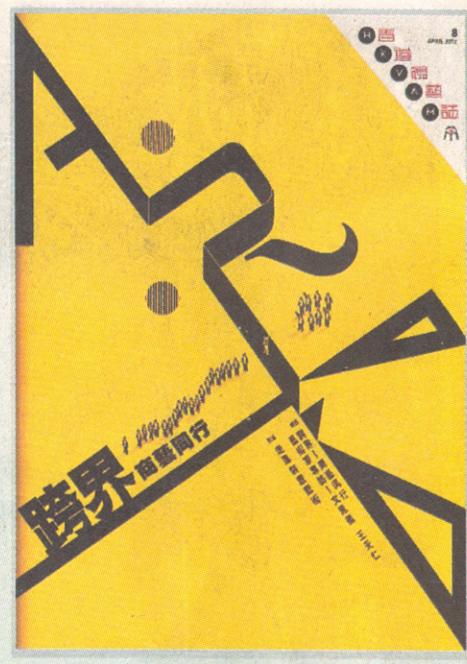




■ 視藝小記者培訓課程



■ 《香港視藝誌》的網站最近完成翻新工程

# 一百本變五萬份 《香港視藝誌》走入群眾

看《香港視藝誌》(Hong Kong Visual Arts Magazine)的三大出版理念：「傳揚視藝文化，促進視藝愛好者相互交流及發表創作的平台」、「配合香港新高中視藝課程，為教育工作者提供教學資源及交流天地」、「拓展並促進學生的視藝評賞能力及創作視野」，便知其定位與讀者群，以學界為主。

團隊共有六人，主編郭玉美、創作總監林品湘、美術總監張展恒、編輯左燕芬、市場總監馮寶瑩、設計／剪接：張雨青。六人背景各異，以是次接受訪問的三人為例，郭玉美從事美術教育工作二十餘年，張展恒現職設計師，數月前加入的新成員的馮寶瑩，則曾經從事傳媒工作，現為繪畫導師。

## 資源匱乏 信念堅定

創辦《香港視藝誌》的念頭始於2009年。當時，成員有感香港缺乏這類雜誌，後輩發表平台貧乏，加上看見新高中視藝課程不足，遂商議合作，試圖扭轉困局，終於在翌年推出網上版香港視藝誌，後發行印刷版，賣給教育機構、視藝機構及圖書館。正因如此，非教育界人士，少有聽聞《香港視藝誌》的名字。

其實香港不僅視藝雜誌付之闕如，就是涵蓋文學、音樂、電影等範疇的文化雜誌，也是一本起兩本止。郭玉美認同，藝術涉及多個範疇，本不應在視藝與其他形式之間畫界，但由於團隊成員均是視藝背景出身，對此範圍較熟悉，加上大家關注的都是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發展，故決定以「視藝雜誌」作定位，而非更廣義的「文化雜誌」。

郭玉美指，雖然一直希望雜誌能公開發售，但此舉的印刷數目最少也要一千。這需要龐大的經費，故一直未能成事。雖然團隊曾遇過「有心人」，願意提供財政援助，但也因為對文化雜誌生存空間缺乏信心，寧可支持他們辦教育活動，再藉此「幫補」籌備雜誌的人力與物力開支。

將來若能爭取資助，對《香港視藝誌》來說自是好事，但三位受訪者強調，即使沒有資源，還是會繼續辦下去。「如果沒錢沒人手就不幹，那什麼都不會幹成。既然有心，做了再算。」

內容方面，以簡單易懂為基。以上一期（4月號）為例，主要欄目包括專題、教育、藝術家、藝術室（藝術家在其工作室的訪談）、收藏樂、專欄（由藝術家撰稿）、視藝賞析天地（老師及學生來稿），及行走藝術區（節目介紹）。

踏入9月，《香港視藝誌》會改為免費報紙形式的雙月刊，取代雜誌，一年後再檢討成效。免費報Art<sup>2</sup>共八版，內容基本上與雜誌大同小異，但由於發行量大增，而且免費，故可望接觸到更多讀者。

## 戮力培訓 視藝記者

筆者與三位受訪者圍坐的桌上，攤着仍在試版階段的9月創刊號Art<sup>2</sup>。郭玉美介紹說：「發行的時候，剛好是中秋節前後。中秋節是中國傳統節日，我們就從月餅的餅模開始，看看不同創作人會有怎樣的構思。我們希望讀者看到，即使是同一個主題，也可以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思考與創作……」

除刊物及網站外，《香港視藝誌》另一項主要工作，是教育活動。該團體設立「視藝小記者」培訓計劃，第二屆的畢業禮剛於7月舉行。計劃為學生舉辦一系列工作坊，訓練學生對當代藝術的認識及採訪技巧，「使他們明白，中國藝術除水墨外，還有工藝、書法等其他形式；或者理解當代藝術作品何以這樣昂貴：藝術市場的運作又是如何等等問題。」小記者的



## 文化Live

撰文：楊天帥

攝影：郭錫榮

gyeung@hkej.com

創刊至今已發行八期的季刊《香港視藝誌》，為全港最知名的中文視覺藝術雜誌。當然，最知名不等於你一定讀過，甚至聽聞過。事實上，不認識這本雜誌並不奇，畢竟其初版發行量，僅一百本而已。

但這無損其「最知名」的地位，因為，全港就只有這麼一本中文視藝雜誌而已。

2009年，有幾個人看到香港對視藝雜誌的需求，卻沒有供應，所以他們捋起衣袖，開始老實幹起視藝媒體來。2010年7月，香港視藝誌面世。本來它只是一個網站，因為收到讀者回響說「希望捧在手裏閱讀」，結果推出了雜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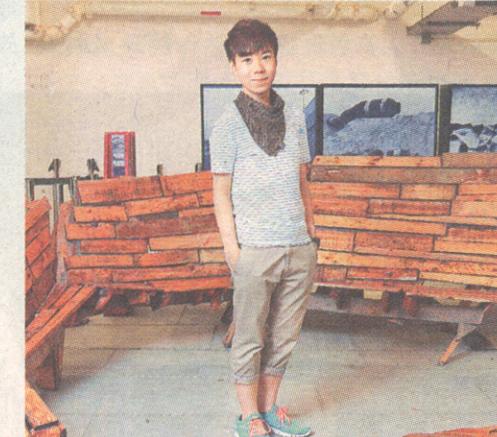
兩年來，出錢出力。踏入9月，《香港視藝誌》季刊將會暫時消失。他們變成一份免費報章Art<sup>2</sup>，發行量五萬。



■ 《香港視藝誌》舉辦的藝術家對談



■ 雜誌訪問文樓教授



■ 吳俊賢說，HKVAM能給他與藝術接觸的機會。



■ 培訓學生記者的活動之一，是讓參加者討論，如果能向艾未未提出一個問題，應該問什麼？

稿件，當然有刊登機會，《香港視藝誌》還為過去一屆參加者辦過展覽，分享他們的學習成果和個人藝術創作。來年第三屆視藝小記者培訓計劃將預計於10月至11月左右展開。

「小記者計劃，其實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灌輸，也是全人的教育。我看到的，是同學思想和自信上的成長。」

今年在文理書院中七畢業的吳俊賢，曾參加小記者計劃兩年。他在中五會考曾修讀視藝科，高考則沒有，「《香港視藝誌》能幫助我維持與藝術的接觸。」他訪問過畫家方蘇，對其人生故事印象深刻。

「他小時候是學繪畫的，後來讀大學，基於現實考慮終於沒有選讀藝術系。畢業後他做過教師和編輯，但幾十年後，還是回到繪畫世界裏去。我明白到的是，堅持是很重要的態度。無論現實考慮如何，都堅持自己的信念。」

同樣是來自文理書院、做過兩年小記者的黃嘉韻，今年中六畢業。她曾訪問年輕工筆畫家賴筠婷，聽她分享海外留學的經驗，「體會過異國文化後，她反而更加感到自己的根在香港，這種歸屬感和她對香港的感情，令我感動。」

兩年已過，共六、七十名曾是「小記者」的同學中，部分已離開學校，各奔前程，不再「小」了。黃嘉韻、吳俊賢等一班培訓課程畢業生，將成立「視藝者協會」，把大家組織起來，繼續為視藝媒體出力。

## 藝術前景 有喜有憂

《香港視藝誌》的教育工作，除以學生為對象外，亦有為老師安排課程，傳授藝術理論、創作技巧與應用知識，如水墨畫創作技法、裝裱程序、教案編撰等。首屆老師培訓課程現在進行當中。

埋首藝術教育工作，是因為郭玉美看見香港視藝教育的不足。事實上，自教育局提出於新高中學制改革視藝科以來，已有不少視藝老師公開反對課程設計。「我認同評賞視覺藝術的方法是可以學習的，但強硬地把評賞牽連到創作，然後又必須解釋這種評賞如何影響學生的個人創作，那我就不認同了。」

「我曾聽過一個老師說，他有一個學生想畫一幅關於『歡欣』的畫，但在那之前，學生必須先要寫他為什麼『歡欣』、如何表達『歡欣』、為什麼選擇某種顏色代表『歡欣』……寫完一大堆文字才畫，那學生又如何『歡欣』？」

她認為，這種「商業計劃書」形式的規範，未必適合放在所有藝術創作上。「正如建房子應打好根基，這是不錯的，但你在流沙上、平地上、高山上建房子，都用同一種根基，問題就大了。」

不過，儘管他們對藝術教育前景感到憂慮，但若說到香港藝術發展，郭玉美、張展恒與馮寶瑩都是樂觀的。最近馮的加入，又令團隊感到香港願意付出時間心力推動藝術的「有心人」，確實不少。郭玉美說，「因為製作雜誌，我採訪了許多藝術家，他們大多對將來的看法都是正面的。」

「只要能堅持下去，還是會有成果。」張展恒指指桌上堆着的八本《香港視藝誌》說。「你看兩年前我們什麼都沒有，現在都已經做到這一步了。」

「近年，大學藝術教育多了，畢業展豐富了，我們現在有藝術發局、西九文化區、又有許多藝術團體，可算是百花齊放。這與十年前的環境相比，已經很不一樣了。將來，會更好的。」馮寶瑩說。

「我們是理想化，但我覺得，這個社會，真的需要有理想的行動。」

## 為什麼要搞藝術媒體？

幾乎可以斷言的是，藝術媒體不賺錢。即使賺，也不可能盤滿砵滿。就算是內地最知名的藝術雜誌之一《藝術界》(LEAP)，中英雙語，讀者遍及全球，也是「輸少當贏」地經營下去的。

為什麼這樣的「蝕本生意」還有人做？這當然與經營者的個人志趣有關，但這一點在此撇開不談，畢竟興趣不能當飯吃，這是誰都知道的事。

之所以有人願做「蝕本生意」，是因為這盤「蝕本生意」，並不是真正要賠上金錢。因為資本這東西除了「硬」，還有「軟」。「硬資本」是實實在在的錢；「軟資

本」是虛名，雖然也不能當飯吃，但它能令你掙「硬資本」的能力提升。就像人的名氣，有了名，利自然來；又像公園、巴士站、地鐵站、海景、山景，它們本身也是不賺錢的，但有了這些，鄰近的豪宅可以賣得更貴。

聰明的老闆，清楚藝術媒體的玩法。《時尚芭莎》(Bazaar)這本名聞遐邇的潮流雜誌，不僅賣男女服飾、奢華珠寶，也辦《芭莎藝術》(Bazaar Art)，談曾梵志、村上隆，談他們的藝術精神。想讀的人自然懂得：不讀的人，如果有一天想讀，他們最少知道在哪裏找；即使完全不讀的讀者，也

於是下了很科學的結論：泳池是沒用的，立刻把它拆掉，改成房間。

結果，酒店是賺大錢還是倒閉了？你覺得呢？

## 分享東歐藝術生態

張展恒與左燕芬早前曾遊歷塞爾維亞、黑山共和國等東歐地區，考察當地藝術發展。他們將於9月29日下午七時假石破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舉辦「藝術之旅——塞爾維亞十日行」活動，與公眾分享旅程體驗，介紹當地藝術生態。

雖然許多藝術工作者慨嘆在香港搞藝術前景暗淡，但張展恒在東歐，卻學習到從另一角度觀察本土藝術生態問題：「香港其實很幸福，各方面資源算是充足，工作者也有不少



查詢詳情及報名參加活動，可瀏覽《香港視藝誌》網頁http://www.hkvam.com.hk/或致電31716446。

■ 本身是設計師的張展恒，主力負責雜誌的設計與排版工作。